

# 一师一校坚守34年 将110名学生送出大山

每年教师节，都是农加贵最开心的日子，“我教的学生不算多，但大部分都会在这一天给我发短信、发微信，有的还会回学校来看看我，作为一名小学老师，很满足了！”

农加贵是落松地小学的一名老师，也是这里唯一的一名老师。坐落在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莲城镇大山深处的落松地村，曾经是人们避而远之的“麻风村”，自1986年独闯“大山禁区”以来，农加贵一师一校坚守了34年，将110名学生送出了大山。

“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目光，让我决定留下来！”

7月24日，按照此前跟农加贵老师约定的时间，我们凌晨5点20分从莲城镇出发，驱车前往落松地村。半个小时后，微微晨光中，落松地小学的校门映入眼帘，农加贵老师也已经站在门口了。

还来不及寒暄，7个小孩就蹦蹦跳跳地窜了进来，不一会儿，教学楼里传出了琅琅书声，农加贵老师一天的教学工作开始了。

天光渐明，我们得以看清落松地小学的全貌，一进校门是篮球场，往里走是一个小花园，再往前是一栋崭新的4层教学楼，后面还有小片的菜园和果园。尽管面积不大，但整座校园整洁干净，花草繁茂，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。

趁着学生们早读完吃早

餐的空档，农加贵跟我们讲起了学校之前的样貌。“现在是样样都有了，刚来的时候别说是校园，连教室都没有，是借了一间医务室来上课。”

1986年，读高二的农加贵，因为家贫辍学在家。前途一筹莫展之际，叔叔农春盛带来了“好消息”——有一份代课老师的工作。然而，高兴了没两分钟，农加贵又陷入了愁绪，甚至还平添了一丝恐惧，因为提供岗位的地方，是“那边那个村”。

“那边那个村”，是附近村民对于“麻风村”的别称，在“谈麻色变”的年代，那里无疑是一片禁区。

在叔叔反反复复地劝导后，农加贵决定先去看一看。皮肤病防治站里的医生农炳康告诉农加贵，孩子们都是健康的，不用担心！并

送上了了一个“秘方”——酒

精，“让我上下课都擦擦手消毒，实在害怕的话也可以兑点水喝到肚子里。”有了医生给的“秘方”

壮胆，农加贵接下了代课老师的工作。然而开学第一天的场景，还是让他害怕到想逃，“当时有12个孩子来上学，8个家长带着他们来，我远远地一看，家长里有跪着走路的、有嘴巴歪的、有眼睛斜的……说实话当时非常害怕，只想掉头就跑。”

然而，上了几堂课后，农加贵改变了主意，“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目光，让我实在迈不开逃跑的步伐，一咬牙就决定留了下来！”

1986年，农加贵成了“那边那个村”建村近30年来的第一个老师，也是第一个愿意进村常驻的“外人”。

时间来到1992年，“那边那个村”警戒线拆除，医生撤离。另外一个好消息也接踵而至，村里的第一届小学毕业生，在统考中无一例外，都超过了录取线。“我现在都还记得，最高206分，最低135分，孩子们太争气了！”尽管时隔多年，说起当年的情景，农加贵仍难掩激动。

查到分数后，农加贵又四处奔走，希望外面的学校能够放下成见，给自己的学生一个升学的机会。经过多番争取，广南县五中同意在体检合格的前提下，接收农加贵的学生。消息传来，整个村子都沸腾了，“村民们比过年还高兴！”

欣喜之余，细心的农加贵替学生们想到了一个问题，“入学资料要填家庭住址，总不能填‘那边那个村’吧？”略加思索后，农加贵脑海里出现了一个词——落松，“村子里种了很多花生，我们方言叫落松，它们就像老一辈的村民一样，虽然外表不好看，但内心却很美。”

自此，“那边那个村”有了自己的名字——落松地。而第一批落松地小学的毕业生到外读书，也意味着曾经的“大山禁区”终于迎来了开放和新生。

农加贵的办公室里，放着两大本相册，里面按时间先后顺序，放着历届毕业生们的毕业照。翻看相册时，我们留意到，在1999年这一页，多出了一张学生们打着伞走在泥泞山路上的照片。

询问之下，农加贵告诉我们，这其实也是整本相册中，他最珍视的一张。那一年，农加贵被调到另外一所学校任教，离开落松地小学时，10多个学生都跟了出来，“农老师，恐怕这次出去以后，我们就再也见不到您了，就让我们把您送到那个学校吧！”

农加贵回忆，那天天气特别不好，一直在下雨，山路泥泞不堪，10多个孩子打着伞、披着雨衣，走了几个小时，山路送他，“怎么劝都不回去！当时我真的，非常感动……”性格坚韧而豁达的农加贵，采访中说起在落松地小学任教以来遭受的困难、孤独、误解等等，都是轻松地一笑而过，唯独在说起这段经历时，数次哽咽……

一个学期后，在当地村民的争取下，农加贵又调回了熟悉的落松地小学，自此再也没有离开过。“当年可以说是我离开落松地最好的一次机会，但我知道有一群特殊的孩子在等着我，有一群特殊的群众在等着我，他们离不开我，我也离不开他们，我必须回来！”

34年来，农加贵一师一校，坚守着落松地小学，媒体称赞他是深山里的“明灯”、是暗夜里的“启明星”、是优秀教师的典范……他却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，唯一自豪的是，在自己的努力下，落松地全村的孩子，一个不少，都读过书！

航拍视角下的落松地小学以及落松地村

时任的山路送他，“怎么劝都不回去！当时我真的，非常感动……”性格坚韧而豁达的农加贵，采访中说起在落松地小学任教以来遭受的困难、孤独、误解等等，都是轻松地一笑而过，唯独在说起这段经历时，数次哽咽……

一个学期后，在当地村民的争取下，农加贵又调回了熟悉的落松地小学，自此再也没有离开过。“当年可以说是我离开落松地最好的一次机会，但我知道有一群特殊的孩子在等着我，有一群特殊的群众在等着我，他们离不开我，我也离不开他们，我必须回来！”

34年来，农加贵一师一校，坚守着落松地小学，媒体称赞他是深山里的“明灯”、是暗夜里的“启明星”、是优秀教师的典范……他却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，唯一自豪的是，在自己的努力下，落松地全村的孩子，一个不少，都读过书！

时任的山路送他，“怎么劝都不回去！当时我真的，非常感动……”性格坚韧而豁达的农加贵，采访中说起在落松地小学任教以来遭受的困难、孤独、误解等等，都是轻松地一笑而过，唯独在说起这段经历时，数次哽咽……

一个学期后，在当地村民的争取下，农加贵又调回了熟悉的落松地小学，自此再也没有离开过。“当年可以说是我离开落松地最好的一次机会，但我知道有一群特殊的孩子在等着我，有一群特殊的群众在等着我，他们离不开我，我也离不开他们，我必须回来！”

34年来，农加贵一师一校，坚守着落松地小学，媒体称赞他是深山里的“明灯”、是暗夜里的“启明星”、是优秀教师的典范……他却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，唯一自豪的是，在自己的努力下，落松地全村的孩子，一个不少，都读过书！